

□梁衡

不懂得土炕就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至少不懂得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而没有亲身睡过几年土炕的人,很难感受到这块黄土地和农民心头细微的振动。

我在土炕上出生并度过了童年,8岁进城就再不睡土炕了。没想到22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套,又睡了6年土炕。这好像是要唤醒我对土炕的记忆,激活我身上的土炕基因。

炕上冷暖

1968年12月,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临河县。这是一条靠近黄河的一个小县,城中只有一条碎砖铺成的东西街。招待所在街的最西头,一院清冷,迎接我的是屋里的一盘冷炕。数九寒天,几簸箕煤的微弱火怎能暖得身下的三尺冻土?一个月后,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和中专生,被送到一个村子里插队劳动。又是一盘冷炕,上面睡着我们四个男生。虽来自不同学校,现在却是同炕师兄了,上海来的年龄最大算是大师兄,呼和浩特来的两个是老二、老三,我排老四。而四个女生则被安排在后面一个农户家里。这间寒屋很久没有住人,风吹雪埋,尘网如织。一盘冷炕,占据了半间房,我们吃饭睡觉看书,全都在炕上。当地房子的结构是黄土地上起梁,上面搭椽,椽上铺红柳编成的篱笆(俗称笆子)代替瓦,并无顶棚。为了御寒,我从供销社用军用水壶打回一壶酒,直接挂在椽子上。房子不高,每天早晨起身,头就碰着水壶,就顺便仰头喝一口酒,暖暖身子,再哆哆嗦嗦下炕生火。

隆冬季节,滴水成冰,地里根本没有一点农活。在这个离家、离校的第一个冬季,就这样躺在冷炕上无事可干,只剩了一个“想”字:想家,想学校,想未来的前途。正是岑参的诗里说的“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

当时我们四人都没有对象,而后院的那四个女生倒是早解风情,各人身后都已有一根风筝线。窗外漫天风雪,风狂沙舞,我们四个人仰躺在炕上,双手反插在头后,望着顶棚上裸露着的红柳笆子……西风凄紧,大漠黄沙,何处觅知音?

大师兄多才多艺,不仅歌唱得好,还会拉二胡,那琴声响起也能沉鱼落雁。那天我们四人躺在冷炕上说了些无聊的话,一直说到再无话可说,他便起身从墙上摘下二胡,“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他拉了一首《草原之夜》,曲随心生,如泣如诉,凄婉的乐曲回荡在塞外寒冷的夜空。众人叩炕沿而和之。“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最伤心处,是那句:“想给远方的姑娘写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阿勒得尔图

癸卯新年,正月十八,从呼和浩特驱车南下薛家湾,中午时分,与挚友建中相聚于酒肆,推杯换盏之际,建中下午陪我去龙口锁一睹黄河风采,新年第一游便扑进黄河的怀抱,甚是幸哉,甚是兴哉!

一只硕壮如牛的大红公鸡,昂首屹立于山巅,而在山下的一处平坦之地,2013年国务院立有国家地理标志碑。标志碑之东是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河湾村,之北是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龙口镇小辿村,之南是陕西省府谷县墙头镇墙头村,三个村近若咫尺,紧凑的犹如人脸上的五官,故“雄鸡一唱三省皆闻”可当真也。

博学之士建中引经据典地说,“墙头”不能按现代意义理解为“墙的上部或顶端”。据《府谷县志》记载,明宪宗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延绥巡抚余子俊修筑二边长城,此处是明长城在陕西境内的起点。当地人习惯把长城称为“墙”,因此“墙头村”,实为长城起点之第一村也。

娘娘滩

临风立于山顶,俯瞰黄河河道中仅有0.16平方公里的孤岛娘娘滩并无奇险之处,但听罢关于娘娘滩的故事和传说,你不仅想身临其境,更想置身其中,和那里的村民一道过着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

现在的小岛宛若蓬莱仙境,三十多户农家错落在桃树、杏树、海棠树等果树之间。而两千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正因为荒无人烟,才是最好的避难之处。相传,刘邦

我们四个人,一个学历史档案,一个学生物,一个学化工,一个学建筑,本该从事本专业工作,但当时都一起被摆平在塞外的这个冷炕上。“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冬季,我们就这样在冷炕上辗转反侧,冷得身寒心颤,忐忑不定。

这个冷炕真正有了一点热气是临近春节时,房东需要做年食,他家一个灶火不够用,就在此灶煮肉、蒸馍、炸油糕。当地俗语“牛头不烂,多费柴炭”,把这个冷炕狠狠地烧了几天,才透过了热气。开春后天气慢慢变暖,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又重新收拾书包,再当读书郎,只是不上学堂而是上土炕。来时各人都带了些书,又不断向家里要了些书。还有邻村的知青,因不同的家庭背景带来的各色杂书。大家交换着读,又沉浸在书海中。读书可以开阔和窗外的北风较劲儿。

在这塞外的冷炕上,我遇到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当时这本书已经缺了封面和封底。修辞学是研究文章词章怎样美丽动人的学问。我反复研读,其味无穷,还详细做了笔记。很多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祭出陈望道关于修辞两大分类的说法,论证新闻不能散文化,可见经典的力量。

在塞外小村的一方冷炕上,埋下了很多学术的种籽。是这盘炕加热了我们的身子,也温暖了我们的内心。

炕上烟火

开春了,农事活动增多,我们也渐渐融入到了农民的生活中。白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关于生产调度、生活安排、邻里纠纷等等的事情,都在饲养院的一盘大炕

土炕

上讨论解决。当时还没有电视机,就算没有什么事儿,男人们也都会凑到这里来,聊天说地。这一方大炕就是全村的“多功能厅”。而开会时总伴随着抽烟。烟具很有特点,并不是常见的铜烟锅、竹烟管、玉烟嘴之类,而是一根羊的小腿骨,名叫“羊棒”。任何动物的小腿都是中空细长,下端平开成三角形,这是为了支撑身体的重量,符合力学原理。利用羊腿制作烟具,正是利用了它的中空和那个三角平头。先将骨头刮洗干净,在腿骨前的三角平面处打一个小洞,镶进一个半公分深的小子弹壳,以装旱烟丝,在另一头配一个烟嘴儿。因为烟斗处很小,按进烟丝,抽一口即成灰,吹掉,再按,再吹。吹的力气比吸的还要大。所以当地抽烟不叫“抽”或“吸”,而叫“吹羊棒”。这样一按一吹,一明一灭,很是享受。

“吹羊棒”大约是由煤油灯时代延袭而来的习惯,盘腿在炕,就着灯头不停地吸、吹、按,也是带着一股特别的劲儿。所以,那时尽管饲养院早已有电灯,但土炕上还是备有一盏油灯,抽烟的人你一口,我一口,频频做传灯状。屋里笑声、骂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组成了一首“大炕交响曲”,而那根羊棒在浓浓的烟雾中闪烁明灭,倒像是大剧院乐池里一根带着荧光的指挥棒。

后来我离开了生产队去县里工作,再后来又当记者,还是少不了下乡,仍然与土炕脱不了干系。那时候的干部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家吃饭,睡土炕是经常的事儿。关于炕的记忆成了我脑子里永存的一卷河套风俗画。

一次到村里采访,住在一个50岁的社员家,我们聊的投机,他突然说给我做一碗疙瘩汤。这是北方产麦区最普通的饭食,我小时候母亲就常做。将面粉放在碗里洒少量的水,拌成半干的碎片,均匀的散入滚开的锅中,所以又名“拌

汤”。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高手,手拌的面疙瘩入锅后仍会大小不匀。只见他将拌好的半干半湿的面粉先不急于下锅,而是倒在案板上,用刀轻刺慢翻,再撒干面,再刺再翻。如此面疙瘩就可以细到任何你需要的级别。然后天女散花,下入滚开的锅内,起锅前倒入少许油泼葱花,满锅散打一颗鸡蛋,有异香。我对此“奇方”十分骄傲,从此凡家里要做疙瘩汤时,我立即抢入厨房,亲自操刀,乐此不疲。6年的河套生活,不知在土炕上捡得多少奇闻异事和验方。

炕上家回

虽然我后来离开了塞上,但一生也没有走出土炕的影子。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1980年我到山西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这里出了一个奇人叫岳农林。他于“乱烟”之中,静心研究农村科技。等到乡村经济的旧体制稍有松动,他就承包了公社养猪场,一年扭亏,并创造了一套科学饲养法,用华罗庚优选法设计饲养流程。我是在猪场的火炕上采访他的。共三间房三个大炕,一间他住,炕上堆满了饲料麻袋和书本;一间炕上烧一口大锅,兼做粉房;一间火炕的温度严加控制来做菌苗实验。我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写了一篇《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见报后收到6000多封来信,有不少人直接背着行李来取经。岳农林随即办了一个炕头养猪培训班,一下轰动全国。

山西神池县,为高寒风沙之地。山大沟深,去的记者很少。我曾进山在炕头上采得两个大写的人物。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贾淑珍,17岁嫁到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山村。这里交通极不方便,我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吉普车开到山脚下,我手脚并用爬而上。这个地方派

不来教师,而孩子们也没法走出去上学。贾淑珍就在自己新婚的炕上办了一个炕头小学,这一办就是25年。直到我去的前三年,村里才为学校盖了三孔新窑洞。但仍然是炕头上教学,有42个学生。我说给大家照相,孩子们就一窝蜂

地跳下炕,争着在地上找自己的鞋。我盘着腿在炕上采访,窗户上有一盆红色的石榴花儿。窗外一只大红公鸡,隔着玻璃咚咚地啄那红花绿叶。公鸡、红花,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炕头授课图?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媒体总是热心报道那些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出了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道这深山中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头的乡村女教师呢。

这个县有个八角村,一个叫高富的农民在16年前组织了七个平均年龄71岁的老汉,进山栽树。我采访时先后已有五个老人离世,高富已经81岁。16年,这七个老人共筑起36座土坝、绿化了8条沟……

最感人的还不是数字,而是他在炕头说的一席话。

他的小院共有三间房,老伴已去世,现就剩下他孤身一人。那天我们盘腿坐在正房的土炕上聊天。老人赤脚布衣,满脸沧桑,却笑声朗朗。手中拿着一杆晋北农民常用的铜头长身烟杆儿。他说:“我就是栽树的命,老伴走了,女儿接我进城,我不去。”一边用烟杆敲着墙说:“我的棺材已经备好,就摆在隔壁的炕上,哪一天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然后他点上一锅旱烟,慢悠悠地喷出一口白雾。谁说农村炕头上尽是些老婆娃娃、芝麻绿豆的事儿,且听一个劳动者怎样谈生命的价值。我当即给报纸写了一篇《青山不老》。25年后这篇文章收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采访,我盘腿在炕,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杂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我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来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李季诗:“崔二爷怕得炕洞儿钻”,贺敬之诗:“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这些诗句从娘胎里就带着土炕味。我去看过中国东北端的大炕,不但大而且还有俄罗斯壁炉的味道。而我看到的最大之炕要数新疆南疆的民居土炕了,一间屋子里,炕就占了一大半,足有5米宽。待客、宴请、喝酒、唱歌等,都是在炕上举行。幸亏我炕上生炕上长,会盘腿坐炕,由此也与维吾尔族老乡拉近了感情,听着《十二木卡姆》欢快的弹拨乐声,心都快飞了起来。炕上铺着大红毯子,三面墙上都是五彩壁毯,斑斓夺目。

中国的大炕从黑龙江一直铺到西藏,一炕跨东北、华北、西北,过中原,下西南,温暖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书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节选)

鸡鸣三省处

有关宋太祖赵匡胤的传说和故事,又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和一道金色的光环,甚至有人说赵匡胤就出生在这里,至少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据《宋史·太祖本纪》载:“后唐天成二年,帝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月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是正史是国史,应为信史,当为可信。而宋末元初之文人徐大焯在《烬余录》说:“宣祖微时,道出杜家庄,避雪门外,庄丁见状貌宏伟,延款饮食。久之,主人爱其勤谨,贻为第四女媪,遂生太祖。太宗。庄前旧有注,名双龙潭,至是乃验。”

从河南洛阳夹马营到河北正定杜家庄相距甚远,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宋代,关于赵匡胤出生地的说法就颇不一致,再出来一个陕西赵家山村又有何妨呢?况且,赵匡胤出生的年代正值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史记也许有误,传说或许是真。大宋远去甚久,本是扑朔迷离的事情那就还让它扑朔迷离吧!在扑朔迷离中人们生出的揣度和猜测,或许就是诗和远方。

我没有走进赵家山村,却兴致勃勃地登上赵家山顶。赵家山顶有一座赵匡胤的大理石雕像矗立于天地之间,器宇之轩昂,神采之飞扬突显出一代帝王的英雄气概。

仰望这位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想到“稍逊风骚”的赵匡胤也曾吟风弄月。宋人笔记里就有赵匡胤诗作的记载,因为所记文人不同,诗作文字

略有出入,但诗意并不相悖。

其一载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诗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其二载宋·陈郁《藏一话腴》,诗曰:欲出未出光灿灿,来时如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如果用律诗的格律来评判与衡量,对这两首诗都是不敢恭维的。

大宋已经远去,宋太祖赵匡胤已经远去,我们回望历史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着眼于未来呢?

紫城寨

黄河之“黄”大抵始于晋、陕、蒙交界处的特殊地貌及其以下的黄土高原。

据有关资料记载,自晋、陕、蒙交界处以及以下的秦晋峡谷区间的众多支流平均每年向干流输送泥沙9亿多吨,是全年输入黄河泥沙量的56%。

晋、陕、蒙交界处的这块儿被称为“莲花辿”的雅丹地貌形成于约2.5亿年的古生代二叠纪、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的厚层砂岩、泥质砂岩、砂页岩、泥质页岩组成的岩石互层,其特点是“遇水成泥,遇风成沙”。



史载“莲花辿”

高百余仞,南面黄河,西北绵亘十余里。明长城榆林段边墙起筑西墙上,巨石巉峋,阨阵危耸,山石皆红白相间,鲜色可餐,峰峦之远近高下相错,其丽万状。右抱东壘,左盼西壘,奇峰波流迷离,插目坡下,整周五里有圆尖大小石墩万计,红者白者,高下团圞,纷披连接,宛若一大池勃绽之莲苞。又尤如红中夹杂白色的波浪谷、飞龙、骆驼、青蛙、鱼尾峰等,色调因季节、天气、阳光变化而气态万千。”

这段记载中出现的是“莲花辿”“西壘”“东壘”。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二月,康熙帝征伐归来,驻蹕于今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虽被眼前五色斑斓状若莲花的砂砒岩地貌所吸引,却不屑于“壘”字之土,故敕令改“壘”为“辿”,在这荒蛮之地有意无意地卖弄一次“风骚”。

在这千山万壘、千奇百怪的莲花辿中,有一山峰高耸入云,其绝、其险、其雄、其奇令人顿生无限之遐想,而南之峭壁犹如巨大之屏障,其上隶书“黄河龙湾”四字鲜红如血,气势非凡。建中言其上曾有辉煌之建筑称紫城寨,今虽废弃,但仍不失吊古探幽之去处。

尽管望而生畏,但却不能望而止步。我们沿着油藤驳落、千折百回的木质栈道攀援而上,登顶时人人都是气喘吁吁,热汗涔涔。

山顶平坦如砥,十余亩的地上尽是一蓬蓬、一簇簇、一丛丛枯萎的蒿草,即便是残砖断瓦也是不得寻见。或许,千百年的故事和传说,都沉睡在这些蒿草之下。

日暮时分,驱车向薛家湾驶去。我在车里遥想,如果投宿三省交界处的任何一个山村,待月落星稀闻村角雄鸡一鸣,岂不快哉!

泰山暮色 汤青 摄

深邃的时光隧道(组诗)

□杨梓林

浑善达克

积雪皑皑的浑善达克 小鱼一样的沙子,安静的,蛰伏着 苍苍的浑善达克 大鸟一样安静的,蛰伏着

小鱼一样的沙子 成了天地间漏网之鱼 寥廓的浑善达克 将天地一网打尽

小鱼一样的沙子 它将孤独、忧虑和肉疚 一并奉还给了 遥远之地

大鸟一样的浑善达克 像浮云吹皱碧水三千,白毛风绝壁地刮过

在元上都遗址博物馆

坡上—— 素描者轻声触摸 富有弹性的山体 寥寥数笔,绘就 一个肃穆、浩大的迷宮

坡下—— 苍凉的元上都遗址 一座凋残数百年的城 正襟面对得得以重塑的山体

偏落一旁的大营 坠入梦乡远离驰骋的日子 亦荣,亦枯

渐盛的秋风,穿过 深邃、错综的时光隧道 聆听不间断的滴水穿石声

啄衔着远山的岩鹰 被自个儿影子回旋在天空

如一切所见 具象的山形与色泽—— 在眼前或太古年代 改变了轮廓

贺兰山

戛然止步的 不止一座座起伏的峰峦 更有对仰望无尽头的认知或敬畏

透过峡谷层林与薄雾 古岩画赫然崖壁,贴着回音奔跑 荒芜古道,依稀回荡着“歃血之盟”和“驻牧游牧”

古刹,青海云杉 风之上的雁阵 贺兰山的五彩经幡

寻一家客栈 一间住野牦牛,叫腾格里沙漠 一间住雪豹,叫宁夏平原 其他两间,虚位以待

一间留给,风雪夜归人 另一间留给,僧敲月下门

有关腾格里沙漠的身世 可追溯到上古—— 一块顽石不慎从山顶滚落山脚 粉身碎骨而死

黄河从哪儿来? 被它唤醒的沃野平畴富甲一方 取名河套平原

而细碎金沙罩体的贺兰山 时常错把白花朵的沙砾 当成金灿灿的稻谷,顺手一抹 流油的嘴巴

难以下咽时 就哼一曲黄河小调 就掬一捧清凉的黄河水

阿斯哈图石林

起伏转向突兀,不长草的地方 长出石头,再从石头的缝隙 长出草,和树

草生成天下最美的草原 辽远,空灵,纤尘不染 草海茫茫,草海的天际线 无限接近又无从触碰

树和草一样,有时在石头下 有时爬到石头上。久而久之 树和草,都变成了石树 神形万奇,兼亿年修行 于篝火中闪烁

石树下一位安详的老人 打坐成一棵石树 这让我想起祖父曾经的样子 坐在家门口的一棵老榆树下 他的故事始于洪荒远古

那时,天和地为胞衣,海水为羊水 胚胎还在腹中蠕动如虫 某一天 羊水破了,一道吉光跃然山巅——

谁 成了那个最终脱胎换骨之人

星诗空

谁 成了那个最终脱胎换骨之人

